

2013 澳門藝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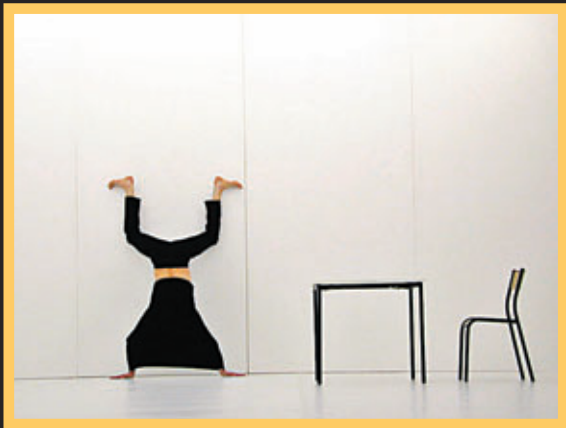
舞迷的盛宴

第二十四屆澳門藝術節今天開鑼，歷時一個月的藝術節將帶來34項不同類別的節目，除了澳門本土的創作，也有來自內地、葡萄牙、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多個地區的藝術作品。

文：奇奇 圖：澳門藝術節提供



■《情書》



■Xavier Le Roy 的《潛藏空間》 攝影：Katrin Schoof



■《同床異夢》 攝影：Eyal Landsman



■《追·尋》 攝影：Ravi Deepres

大師傑作

本屆澳門藝術節的舞蹈節目異常精彩，不超過200元的票價更是撓得人心癢癢，等不及要過海欣賞一番。作為藝術節開幕演出的是著名法越裔編舞家愛雅·索拉的現代舞《早·雨》，在舞台上喚起越南戰爭難以磨滅的慘痛回憶，傳統的歌唱與緩慢的動作，在在呈現出隱約朦朧的越南印象；加上現場樂器的演奏，帶來直擊人心的動人感受。

愛雅·索拉在越戰期間離開越南，1990年返國，花了五年時間研究越南傳統音樂及舞蹈，以及越戰對當地人的影響。《早·雨》最早於1995年首演，其關於戰爭與回憶的主題感動了無數觀眾。2011年，這個演出版本應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委託重新創作。為了更忠實地呈現作品，愛雅·索拉特別邀請十多位曾於越戰時期以歌聲撫慰戰士的越南婦女參與演出，她們的年齡介乎55至75歲。傳統上，越南婦女結婚後就不再跳舞，但某些村落的老婦人還記得她們年輕時代的儀式和慶典，如今她們便成為了越南傳統舞蹈的守護者。《早·雨》不只是一部關於戰爭的作品，它和我們所有人都有關——我們在承受苦難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學會寬恕。」愛雅·索拉如是說。

藝術節的閉幕演出同樣是一重量級舞蹈作品——英國現代舞大師Wayne McGregor的《追·

尋》。技藝精湛的舞者們不斷挑戰身體的表現極限，在舞台上創造出令人驚嘆的肢體語言。探索形體之餘，舞作在主題上不斷延展，孕育出極富哲理的體驗空間。肉身、靈魂、知識、思想……吉光片羽間，是編舞形而上的大哉問。作品同樣延續了McGregor大膽跨界的作風，令人耳目一新的編舞，加上環境音樂與壯闊炫目的視覺呈現，帶來震撼人心的觀舞體驗。

非傳統的舞蹈享受

除此之外，法國藝術家Xavier Le Roy將帶來「非傳統」的當代舞蹈《潛藏空間》。這位編舞家被認為是舞蹈界反傳統的佼佼者，曾經研習分子生物學的他，將科學思維注入到舞蹈中，天馬行空地運用肢體，用身體扭出各種令人驚訝的動作，也再進一步挑戰觀眾的慣常思維——原來舞蹈還能這麼玩！以色列藝術家尤然·摩勒與約南·卡爾米則帶來多媒體舞蹈《同床異夢》。一張雙人床斜放在舞台上，成為演出的絕妙佈景。一對愛侶在這床上上演着日常生活的戲碼。一個神秘女人的出現，卻讓這



■《早·雨》

第二十四屆澳門藝術節

時間：5月3日至6月2日

節目詳情請見：<http://www.icm.gov.mo/fam/24/>

平靜場景分崩離析，時間與空間霎那間模糊，真實與幻景難分你我。三位舞者的精彩演出，加上精彩的多媒體視覺元素，《同床異夢》果真營造出如夢幻般不真切的奇妙時空，箇中的答案，還留待觀眾自己尋找。

除了外國藝術家的作品，華人舞蹈家們同樣帶來驚喜之作。舞蹈劇場《情書》就集合了粵港澳三地的優秀編舞家——潘少輝（香港）、梅卓燕（香港）、胡曉（廣東）、王榮祿（香港）與洪振宇（澳門）一同合作，用舞蹈糅合多媒體創意，展現兩代人輾轉數十年的情感變遷。

澳門舞蹈家曾為則帶來首個自編自導的當代舞蹈作品《My Chair 20:13》，圍繞椅子這一權力的象徵，疏理、解構現代年輕女性的價值觀，探討當今社會所謂「成功」的意義。

從大師到新晉，從寓意深遠的深沉作品到活力迸發的破格之作，今年的澳門藝術節可算是舞蹈的盛宴。舞迷們，你們準備好了嗎？

■舞蹈劇場《My Chair 20:13》



不一樣的青蛙王子

編舞家伍宇烈可說是香港舞蹈界中最積極地搞跨媒介實驗的創作人之一，剛過去的兩年他出任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駐團藝術家，與樂團進行多場舞蹈與音樂的跨媒介實驗。同時亦一直與香港芭蕾舞團（港芭）合作，除了以深入淺出手法編創的《古典芭蕾舞有怕》之外，亦有長篇的創作。港芭最新製作《新中國芭蕾舞——青蛙王子》，便是由他編舞，聯合編舞為江上悠與胡頌威。

伍宇烈喜歡以中國題材編舞，之前有梁祝故事，又有《金瓶梅》，也會把西方芭蕾舞經典移植到東方，如前作《糊塗爆竹賀新年》。《新中國芭蕾舞——青蛙王子》則把格林兄弟的童話放到清末的中國，宣傳時將原來的青蛙與公主變成光緒與珍妃的爱情故事，但演出時，雖然時代仍然明顯的是清代，但人物則模糊了，青蛙成了皇宮井旁的「住客」，看着皇太子（光緒）與月亮公主（珍妃）的經歷。但編舞們卻不止純粹地講一次童話故事，還在首尾加了一段男孩子學芭蕾舞的片段，演出在重塑童話之外，又多了一重少年學藝的層次，青蛙又是小男孩的象徵。

身穿綠色運動衣的男孩的故事，可能是許多男舞者起步學舞的寫照，為什麼要跳舞，為什麼要練舞，天真爛漫的男孩在練功的舞蹈員間穿梭，玩個不亦樂乎。雖然，有個別舞蹈員失準的情況，這段群舞其實頗好看，男孩穿插的編排也順暢。其後，小男孩的母親出現，在她教唆下，男孩開始練習；然後，進入了一個富中國特色的青蛙王子世界。

擔演男孩母親的舞者，搖身一變而成獨攬大權的皇太后。在這個中國版的青蛙王子故事中，皇太子與月亮公主相識與相愛，在御花園中有多場動人的雙人舞，而青蛙也是在那裡看着兩人關係的

發展，以及皇太后如何阻撓兩人；青蛙由原來故事的男主角，變成演出中的旁觀者。

伍宇烈、江上悠及胡頌威幾位將一些清末事件放進了故事之中，如帶著西洋鐘來朝的法國大使，其後來自不同國家的海鮮組成的「異國聯軍」，但編舞者並非要談清末那段列強入侵的沉重歷史，而着眼場景的轉移及由之而帶來的重新演繹的機會；於是我們有穿着中國服的花舞、燈籠舞及茶壺舞等，編舞者利用了這些中國元素編排，視覺構圖與動作上都饒有新意。

由格林童話到中國背景

月亮公主大意把皇太子所贈的金球掉進井裡，引出了下半場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演出，公主在井底與異國聯軍相遇，「匈牙利龍蝦」、「美國琵琶魚」、「法國章魚」、「德國蟹」、「日本蝦」、「俄羅斯螳螂蝦」及「英國鯊魚」陸續出場，單看造型已相當有趣，舞蹈動作的編排也是帶點幽默及夢幻的色彩。然後，皇太子出現，與公主重逢，最後深深一吻。眾人逐漸散去，剩下青蛙在台上。舞台又變回排練室，飾演青蛙的舞者沈杰，慢慢除去青蛙頭飾，然後開始動作練習，最終兒子微握母親之手，與開場一段呼應——男孩終於成長。

除了提及的個別舞者失準外，演出整體都不錯。吳菲菲飾演的公主保持一貫水準，擔演男孩母親／皇太后的舞者路德米拉·金寶絲及演青蛙的沈杰表現也不俗。個人則喜歡歐洲大劇院式的佈景設計，但香港文化中心劇場的演區似乎



■《青蛙王子》片段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舞者：沈傑 攝影：Gordon Wong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太小，群舞時顯得有點擠迫。

《新中國芭蕾舞——青蛙王子》有着伍宇烈一向喜歡的多層次及聯想無窮的內容，由格林童話到中國背景，再有清末歷史夾雜，然後包以男孩學舞之歷程，多層敘事扭纏下，儘管能掌握故事大概，敘事的脈絡欠缺清晰，觀眾——尤其是舞作對象的兒童——容易迷失。然而，插入了男孩學舞的一段，叫演出多了一個層次，由兒時不知所學為何到最後，藝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很難不叫人聯想到那是幾位編舞者的情懷（場刊也多少證明了這點），也很能觸動人心。

文：聞一浩 圖：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 第三回

香港管弦樂團與香港小交響樂團，都公佈了新一個樂季的節目。撫今追昔，回望過去的樂季，共聽了三次孟德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難免有點重複。理所當然，慕達（Anne-Sophie Mutter）的演出是最好的，那麼五明佳廉（Karen Gomyo）的演出呢？

還是細說從頭。港樂以全晚最大陣仗的李察·史特勞斯交響詩《狄爾的惡作劇》（Till Eulenspiegel's Merry Pranks）開首，聲勢相當浩大，圍繞着一個旋律主題，代表主人翁狄爾，又有新的發展，呈現他的遭遇，形成迴旋曲式，可是聽音樂也不一定一定要跟着既定的故事走，聽銅管和木管（特別是四支單簧管）如何營造喜劇幽默感，以及豐富的配器（李察·史特勞斯的強項），已是相當吸引。

兩年前，五明佳廉帶來皮亞佐拉《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兩年後是相當大路討好的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簡單來說，我略嫌五明佳廉的琴音尖拔，甚至略為刺耳了，演繹相當aggressive，就像她的一襲紅衣，五明佳廉的情感也略為生硬。相對於獨奏者的一方，自然是管弦樂團，在德爾弗斯（Andreas Delfs）領導下，只是亦步亦趨，有時甚至隱沒其後，讓小提琴一路領放。

不難想像，到了最後一個樂章，自然是頭也不回向前衝，動感澎湃，甚為刺激，彷彿要向Hilary Hahn少於六分鐘的版本看齊（我看看手錶，確實是用了約莫六分鐘），如此就教管弦樂團稍為吃力了，但總算順利完成了。

下半場才是我心目中的重點，舒曼的第四交響曲一直是我心愛的管弦樂作品，福特溫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的版本多年來都被視作經典，確是不同凡響。



■五明佳廉 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可是這首交響曲，相對於舒曼有標題的交響曲（第一「春天」和第三「萊茵」），難免較受忽略，相關研究也不太多。另外舒曼面前有貝多芬，身後有布拉姆斯兩個交響曲巨人，難免被視為過渡人物，研究者都集中於其鋼琴作品、生平和樂評等範疇去了。

我十分喜歡德爾弗斯的演繹，可能因為他背譜，了然於心，可以靈活地指揮介入樂團的演繹，而港樂的水準也甚佳，比上半場更好。第一樂章的引子刻意緩減，宏大而莊嚴，有較深沉的情感表達，到第一主題出現時刻意加快，情感得以抒發，活力湧現，就是相當不俗的做法。不單速度控制，德爾弗斯的音量調度也甚佳，刻意提點木管專注並提高音量，不會被弦樂隊掩蓋。

第二樂章的重點落在雙簧管手和大提琴手，當天港樂的大提琴首席鮑力卓（Richard Bambling）沒有坐鎮，由聯合首席方曉牧負責獨奏，略嫌不足，有點可惜。這一個樂章循環再用第一樂章引子的素材，之後是小提琴的獨奏，由即將離任的團長尤瑟夫維奇負責，顯然是游刃有余了。

第三樂章是諧謔曲，力度加強，這一個樂章循環再用第二樂章小提琴獨奏的素材。而在最後一個樂章，第一樂章的材料又再現，可見舒曼第四交響曲的獨特，四個樂章有統一性及完整性。

德爾弗斯的演繹是不住鞭策樂團，弦樂隊互相呼應，銅樂隊加重氣勢，至結尾時更是速度甚快，而港樂也是全力以赴，沒有留力。因此不要怪我偏愛舒曼的第四交響曲，事實是下半場的演出，比上半場的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更教我回味呢。

文：鄭政恆